

“莫言和于和伟相聚大零号湾文化艺术中心，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这是一出有爱的戏剧，也是一出教育的戏剧。”活动开始，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如此评价这场对话，引发线下与线上无数观众对这场艺术碰撞的期待。

11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的上海大零号湾文化艺术中心，作家莫言和演员于和伟来了一场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的对谈。对谈由上海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主持人雷小雪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主持。莫言和于和伟身为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用艺术和戏剧表现对冲戏剧化的社会事件，让观众亲眼见证莫言从小说家向剧作家的华丽转型，见证于和伟在艺术世界中的自由穿梭。

当今正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而社会大变革也一定是人文、科学、艺术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莫言和于和伟相遇在跨越时空的戏剧现场，我们是这出人文戏剧的见证者，同时也将收获在时代大变革中风雨兼程、探索未知的勇气和力量。

人戏时分不分

雷小雪：今天对话主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从《霸王别姬》到《我们的荆轲》再到如今的《鳄鱼》，莫言老师已经从小说家转型为剧作家。而于和伟老师基本就是为戏剧而生。那么想请问莫言老师，未来如果于和伟老师出演您的《鳄鱼》，会特别希望他出演您剧中的哪个角色？

莫言：我认为他最适合演的是

市长，因为市长台词最多，内心世界最复杂，身份最尴尬，所做的行为也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所以演员需要有巨大的张力，才可以把这个复杂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毛尖：其实这也是对角色的解读。于和伟老师，我觉得莫言老师小说中的人物都特别适合您来演，因为您经常演那些进入人生临界点的人物，而莫言小说中经常有这类尺寸“非正常”的人存在。这么多年，您演了一百多部影视剧，好人坏人真人假人都被您演绝，那么您在演戏的时候，是人戏很分，还是也和程蝶衣一样，人戏难分呢？

于和伟：毛尖老师说特别适合演进入临界点的人，其实我现在就觉得有些呼吸困难。在这么大的剧场不停喂我，我怕一不小心也和鳄鱼一样长成了4米长。其实人戏是时分时不分的，走到片场让自己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人，离开片场告诉自己不是那个人。比如《坚如磐石》里孩子来探监那场戏，我需要努力让自己相信情境是真实的，就让“女儿”暂时从片场离开了。拍的时候有点吓人，但离开片场就赶紧微笑，不能让自己有后遗症。

莫言：时进时出也是写小说的手法，这种手法与其说是小说家发明的，不如说是民间艺术家发明的。写小说也需要这样，好处是可以把自己和作品的距离拉开自行思索，

坏处是不能跟剧中人物一起悲欢离合，缺少沉浸感。

“于和伟是我的YYDS”

毛尖：大家都知道，莫言老师是看了《觉醒年代》后对于和伟上头的，您能不能借着今天这个盛大的场合，再次表白一下于和伟，您到底喜欢他什么？是什么让于和伟拿下了您？为什么余华不是您的YYDS（永远的神），而于和伟是呢？

莫言：余华是我摆脱不了的家伙，现在我签余华比余华自己签余华漂亮多了，也更有多样性！我们成为好朋友不在于了解多少对方的优点，而在于知道对方的缺点。他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我也有把柄捏在他手里。说回于和伟，他扮演的陈独秀像陈独秀灵魂附体，我相信当他吟唱“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时候，已经忘掉自己是于和伟了。我认为这是表演的至高境界，演到这个程度就是一等的表演艺术家。虽然我比他年纪大，但我崇拜他，他是我的YYDS。

于和伟：我大学毕业时《丰乳肥臀》刚好出版，真心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太好了，这本书也好。所以当得知《觉醒年代》播出后，莫言老师在某个平台上说YYDS，我受宠若惊。今天终于有机会表白了，莫言老师才是我的YYDS。

艺术根植于大地

毛尖：莫言老师，您写小说已经登峰造极，汉语已经被您玩出包浆，但您现在开始转型去玩戏剧。



扫码观看
独家精彩视频